
美國瘟疫爆發是反智態度的惡果嗎？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最近歐洲疫情已經好轉，而某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則從未出現過大規模爆發，反觀美國，近來三十八個州的確診和死亡數字都有上升趨勢；美國獨立日週末期間有二十萬例新感染；在不到兩週內，佛羅里達的確診數量從十萬例增加到二十萬例，亦即是翻了一番；德克薩斯州某些城市（包括奧斯丁和休斯頓）的醫院系統正處於不堪重負的邊緣，兩個縣的醫院已經完全滿額。

儘管如此，很多美國人仍然不合作，例如堅決反對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反對居家令，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60% 美國人出外會帶口罩（香港人有 96.6% 戴口罩）。如今已經有不少學術研究顯示帶口罩可以減低新冠病毒傳染的機會，而且這些研究都是發表在權威的學術期刊，例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柳葉刀》、《英國皇家學會會刊》……，即使有些研究還未曾通過同行審查，但研究人員都是來自可靠的科研機構，例如華盛頓大學與阿里桑拿大學。不過，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通過理性討論而解決的問題。



無中生有與失之交臂

有些人質疑以上研究的結論是否可信，但退一步說，即使戴口罩並不一定有顯著的防疫功效，但戴了又何妨呢？統計學的結論可能有兩類錯誤：第一類錯誤（Type I error）和第二類錯誤（Type II error）。第一類錯誤是無中生有，例如某種治療方法其實是無效的，但研究人員卻錯誤地聲稱該方法有效。第二類錯誤是失之交臂，該方法其實是有效的，但是人們誤以為它起不了作用，因此將它放棄。哪種錯誤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呢？這要取決於實際情況。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有關阿司匹林是否可以預防心肌梗塞的實驗，在長期測試了超過二萬二千名參與者之後，實驗人員發現，儘管使用阿司匹林和降

低心肌梗塞的機會之間存在相關性，但效果毫不起眼（0.77%）。無論如何，對於患有心臟病或者有心臟病風險的人，服用阿司匹林仍然是值得的。一瓶阿司匹林的價格只是幾美元，縱使服用阿司匹林不能預防心臟疾病（第一類錯誤），最糟糕的後果只是一生裏面浪費了數百美元。但是，如果阿司匹林有幫助而我沒有服用（第二類錯誤），那麼後果就是英年早逝！同樣道理，一個口罩只值幾毛美金，縱使幫助不大，最差的結果只是浪費了幾十或者幾百美元；但若果口罩真的可以防疫而我堅決不用，那麼我可能提早蒙主寵召，或者將病毒傳給別人。若果理性地去衡量，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滑坡理論

另一個常見反對戴口罩和其他防疫措施的理由是「滑坡理論」（slippery slope）：政府沒有權利限制人民的自由，今天政府強制你帶口罩、限制大型集會，明天政府便會發出新的禁令，會逐步蠶食公民自由。6月23日佛州棕櫚灘郡（Palm Beach County）通過強制居民戴口罩的規定，一名婦人隨即譴責這是「共產黨的獨裁命令或法律」。佛州三福鎮居民在7月1日遊行，舉著「不要口罩」、「我的身體是我的選擇」等標語。

俄勒岡州州長凱特·布朗（Kate Brown）發布了命令，要求全民在公共場所戴上口罩。7月初，一群警察沒有戴口罩而進入一家咖啡店，當店主要求第一位警察戴上口罩時，警察反駁：「布朗州長無權剝奪我們的公民自由，我們不會戴口罩。」後來他甚至用髒話侮辱州長，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其他人怎麼不會有樣學樣？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提過，其實一直以來美國政府都有千千萬萬條法律去限制人民的「自由」，例如駕駛或乘坐汽車需要戴上安全帶、不可以在室內的公共場所吸煙、不可以攜帶酒精飲品進入公立學校……。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滑坡理論並沒有變成事實，我沒有因為需要戴上安全帶而逐步失去駕駛的自由，我不抽煙或者飲酒，但我並不覺得以上法例通過之後，我逐漸失去了吃喝的自由。如果理性地去衡量，滑坡理論的恐懼無非是渲染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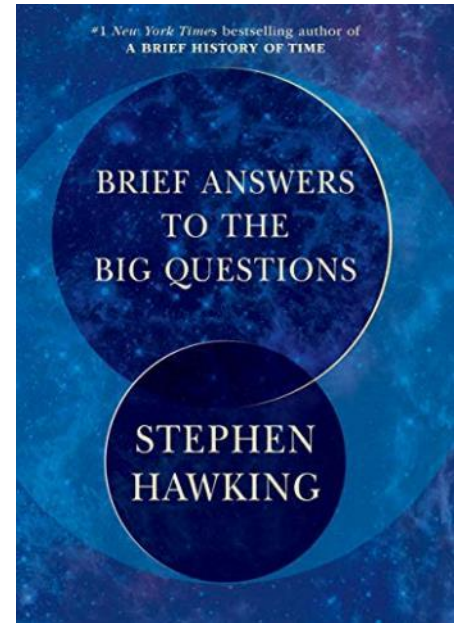
文化差異：反智和尊重知識

在2018年，已故天文學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出版了他的遺作：《對大問題的簡要回答》，他寫道：我們正在處於文化孤立，人們將自己孤立於進步之外，在全球人們反抗專家，包括科學家，2016年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總統就是兩個好例子。筆者會再加上另一個例子：美國領袖和人民對疫情與公共衛生的反智態度，根據統計數字，自1970年代至今，美國人民對醫學界的信任從60%降至37%，幾乎一半的成年美

國人不相信科學家完全了解疫苗。由此來看，現在的瘟疫惡果是其來有自的，現在美國這種倒瀉籬蟹的情況不能全怪特朗普，人民亦需要負責。

不過，我不同意霍金說這種反智精神是全球性現象，7月5日，有線新聞網絡（CNN）採訪了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持人請福山比較不同的政治制度對這場瘟疫的反應，福山說，在東亞國家和地區冠狀病毒的傳播都受到控制，因為在那些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裏面，人們尊重專家和行政人員。我非常同意，筆者在香港長大，自幼家庭和學校都向我灌輸知識的重要性，例如：「人不學，不知理」、「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發現武漢肺炎初期，香港政府的應對措施並不積極，例如沒有馬上封關，而且口罩嚴重缺乏，但香港市民懂得自救。

相信有些讀者會舉出很多理由來反對筆者在本文的論點，我會保持開放態度，如果有人可以提出比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更有效的方法去扭轉美國的疫情，我會洗耳恭聽。



2020年7月6日

[更多資訊](#)